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 第二辑

• 房 锐 主 编 •

晚唐五代 巴蜀文学论稿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术丛书第二辑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

房 锐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房锐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5. 5

ISBN 7—80659—739—5

I. 晚... II. 房... III. ①文学史—研究—四川省—唐代②文学史—研究—四川省—五代(907~960)
IV. I209. 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7786 号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

房 锐 主 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装帧设计	李文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028)87071239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62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739—5/I · 246
定 价	24.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总 序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立已近七周年了。回忆建院之初，可谓筚路蓝缕，百废待举。生计尚且艰辛，何谈科研！然而就在此际，我们却依靠“化缘”而来的一点经费，设立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科研基金”，并制定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科研奖励条例”，从而启动了文学院科研新的里程。

七年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已成长为拥有三系五所、六个本科专业、九个硕士授权点的我校最大的科研教学实体。教学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教学任务的日益繁重，然而可喜的是文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尤其是中青年教职工却敏感到科研较之以往更加重要。因为教学中科研含量比重越高，就越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学的质量，这也正是学校“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的战略方针实施的保证。于是他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读博士、搞科研、评职称，开创了中文系——文学院有史以来令人欣喜、最为繁荣的科研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2001年应运而生的。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是一种文学院有关专业、不拘形式的丛书。凡属文学院教师所著且受文学院出版资助的学术性专著皆在其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则以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为单位组织编写。我们希望文学院所属各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将来都能认真编写一套适合自己学生的、反映出自己专业水平和特色的教材，这也是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规范培养规格和模式的有效途径。

近七年来，文学院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逐步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最近两年的年投入额皆在40万元以上。现在在学校的关怀和出版部门的支持下，“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两种丛书第二批又开始出版了，她显示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科研又跨上了新的台阶，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编委会

2004年9月

目 录

敦煌曲子词与《花间集》	汤 涪 (1)
论花间词的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 ...	赵晓兰 (21)
试论《花间集》在词史上的意义	汤 涪 (40)
前后蜀作家考略	张 海 (63)
前后蜀著作考略	张 海 (88)
前后蜀讽谕诗初探	张 海 (117)
西南民族关系史上的惨痛一页	
——对大和三年蜀中丧乱与雍陶诗歌的再认识	
.....	房 锐 (134)
雍陶应举、落第诗试探	房 锐 (145)
雍陶寓居云南说辨析	房 锐 (152)
《雍陶行年考》补正	房 锐 (164)
薛逢蜀中诗简论	王红霞 (168)
唐求初探	房 锐 (176)
唐求诗歌述评	房 锐 (197)
贯休交游考略	张 海 (211)

《禅月集》结集及其版本流传考·····	田道英 (224)
《西岳集》考·····	田道英 (236)
贯休蜀中诗歌编年考证 ·····	田道英 (241)
试论贯休的讽喻诗 ·····	田道英 (250)
张蟾考略 ·····	张 海 (276)
《“花间”词人事辑》“孙光宪”条补正 ·····	房 锐 (288)
孙光宪江南、湖湘之行考述 ·····	赵晓兰 (294)
对《北梦琐言》结集时间的再认识 ·····	房 锐 (307)
从《北梦琐言》看唐五代人的婚配观 ·····	房 锐 (314)
《北梦琐言》与晚唐五代历史文化·····	房 锐 (325)
后记 ·····	房 锐 (334)

敦煌曲子词与《花间集》

汤 渚

敦煌曲子词与晚唐文人词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在迄今可以考知的四十七个敦煌曲子词调中，有二十个，即约41%的调名同于《花间集》：《梦江南》《菩萨蛮》《杨柳枝》《望远行》《赞普子》《渔歌子》《献忠心》《虞美人》《临江仙》《木兰花》《谒金门》《南歌子》《更漏长》《浣溪沙》《生查子》《天仙子》《酒泉子》《定西蕃》《山花子》《思越人》。这些词调，除了《思越人》以外，均同见于唐崔令钦的《教坊记》和宋词，此显示了它们之间共同的音乐渊源。《花间集》共有七十七个调名，这就意味着它约占26%的词调同于敦煌曲子词，其余的五十七个调名，约占74%的比例者，则与之不同，它们是：

《蝴蝶儿》《薄命女》《竹枝》《番女怨》《赞成功》《杏园芳》《中兴乐》《望江怨》《满宫花》《接贤宾》《甘州遍》

（以上十一调仅见于本集，约占全部《花间集》调的14%）

《河传》《浣溪沙》《月宫春》《柳枝》《江城子》《小重山》《采桑子》《喜迁莺》《玉蝴蝶》《应天长》《贺明朝》《玉

楼春》《三字令》《渔父》

(以上十四调仅同于宋人词调, 约占全部《花间集》调的 18%)

《河渌神》《诉衷情》《荷叶杯》《纱窗恨》《凤楼春》《春光好》《醉花间》《清平乐》《上行杯》《醉公子》《南乡子》《望梅花》《归国谣》《相见欢》《八拍蛮》《后庭花》《风流子》《巫山一段云》《离别难》《女冠子》《浪淘沙》《河满子》

(以上二十二调兼同于《教坊记》和宋人调名, 约占全部《花间集》调的 29%)

《摘得新》《西溪子》《甘州子》《退方怨》《采莲子》《黄钟乐》《恋情深》《感恩多》《思帝乡》《柳含烟》

(以上十个仅同于教坊曲者, 约占全部《花间集》调的 13%)

不难看出《花间集》保留了几近半数的唐代词调, 又有三十二个, 即约 42% 的调名同于教坊曲, 因此直接继承了唐代流行的燕乐乐曲。今仅就其与敦煌曲子词相同的部分进行辨析, 不难发现其中更为复杂的情形。我们大体将其归为三大类:

(一)《花间集》与敦煌曲子词词体格律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者有六调, 其具体情形如次:

《菩萨蛮》。敦煌曲子词共十七首, 见于斯 2607、斯 4332 等卷。除个别句子^①略有添字外, 皆双调四十四字体, 前后段各四句两仄韵两平韵, 句式为七七五五/五五五五。《花间集》四十三首, 全同此体。

^① 为尽量避免分歧, 本文中的“句子”, 以每个句读处为单位, 不以句意为单位。

《更漏长》^①。敦煌曲子词二首，见伯 3994 卷，其一为温庭筠“金鸭香，红腊泪”词，见《花间集》：双调四十六字体，前段六句两仄韵两平韵，后段六句三仄韵两平韵，句式为三三六三三五/三三六三三五；《花间集》十四首：温庭筠六（含本词）、牛峤二、韦庄一、毛文锡一、孙光宪二，皆此体^②；另一首为欧阳炯“三十六宫秋夜（永）”词，见《尊前集》：双调四十九字体，前段四句三平韵，后段五句四平韵，句式为七六七六/三三六七六。其句式上仍略见温体痕迹，然全是平韵。欧阳炯此词出《尊前集》，其体亦不为正体，因此颇可存疑。此调最大限度体现了敦煌曲子词与《花间集》的一致性。

《望远行》。敦煌曲子词一首，见伯 4692 卷，经考当是唐宣宗大中七年（853）时的作品，属本事之作：双调五十四字体，前段四句四平韵，后段五句四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六七七/三三七七七。《花间集》三首：李珣二首，体同上，惟后段第三句减一字；韦庄一首，双调六十字体，前段四句四平韵，后段七句五平韵，前后段换韵，句式为七五七五/三三六七七五五，为孤体，其时间亦晚于敦煌曲子词。故当为变格。

《谒金门》。敦煌曲子词四首：伯 3333 卷“常伏气”、伯 3821 卷“云水客”、“仙境美”三首，双调四十五字体，前后段

① 按，此调后世皆因《花间集》而称《更漏子》，然《教坊曲》本作《更漏长》。又，伯 3836 卷有《更漏子》名而无词，伯 3994 卷接抄之，已称《更漏长》，两体格律全同，故应仍其原名作《更漏长》。

② 韦庄一首，换头处不入韵，例外。

各四句四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三六七五/六六七五^①。《花间集》五首：韦庄二、薛昭蕴一、牛希济一，皆与之同；孙光宪一首，换头句被改为两个三字句，余悉同之，故当为变格。斯4359卷“开于闾”一首双调四十四字体，前段四句四仄韵，后段四句三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三六七五/五六六六，显系前体变格，亦为孤体。今考证其词当作于923年或924年，其时亦与孙光宪等约略同时。故此调不惟在格律的正体上显示出二者的一致性，即使在变格发生的时间上，也相当的一致。

《鱼歌子》^②。敦煌曲子词四首：《云谣集》二、贞松堂藏本一、赵尊岳本一，皆双调五十字体，前后段各六句四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三三七三三六/三三七三三六。《花间集》八首：顾夙一、魏承班一、李珣四、孙光宪二，皆同敦煌曲子词体^③。

《南歌子》。敦煌曲子词九首：赵尊岳本一，残，存二十字，句式为五五七三(?)，二平韵；伯3137卷二首：“翠柳眉间绿”词残，存二十八字，句式为五五七六五(?)，三平韵，实即单调二十九字体^④；“悔嫁风流婿”词双调五十六字体，前后段各五句三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五五七六五/五五七六五；伯3836卷六首，其中五首格律全同，惟末句有增减字^⑤。“夜夜长相忆”

① “云水客”词，换头句“役”字为韵脚，中间当脱一字；“饮食”二字当归入下句“泪珠长滴”，诸本皆误。

② 此调《教坊曲》及敦煌曲子词皆题为《鱼歌子》。《花间集》“鱼”作“渔”，后世遂沿误，此当从原名。

③ 孙光宪二词，前后段第五句均不入韵，例外。

④ 此词诸家句读不一，此从任二北校。

⑤ “杨柳连堤绿”、“雪消冰解冻”、“斜影珠帘之”三词，末句减二字；“争不叫人忆”词末句增一字为六字句。

词，双调五十三字体，前段五句三平韵，后段五句四平韵，前后段转韵，句式为五五七六五/五五七三五，显然是依前体变格。《花间集》十三首：温庭筠七，单调二十三字体，五句三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五五五五三；张泌三首同之，惟第三句添二字、第四句添一字成二十六字体，皆从敦煌曲子词单调体而来；毛熙震三首，双调五十二字体，实为张泌体双叠而成。此体基本同于敦煌曲子词体，惟后段末句减为三字句。按，本调敦煌曲子词本有成熟的双调体，《花间集》则不仅单双调并存，而且其中单调占约 83% 的比例，双调只占约 17% 的比例。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此调《花间集》反而落后于敦煌曲子词体，另一方面又无意提供了其在西蜀的演进轨迹：大约温庭筠时，此调在西蜀就惟存一片了，至张泌时又有修订，毛氏则双叠之而恢复成双调，终于使之追近唐代乐曲的原貌。

以上六调，均为盛唐教坊曲中流传最广、词体最稳者。

(二)《花间集》中的格律明显本诸敦煌曲子词体而又加以变格者有七调，其具体情形如次：

《木兰花》。敦煌曲子词一首，见于斯 329 卷，原惟题“曲子名”，任二北考为本调，是：双调五十六字体，前后段各四句三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七七七/七七七七。《花间集》三首：韦庄一，双调五十五字体，前段五句三仄韵，后段四句三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七三三七/七七七七；魏承班一，双调五十四字体，前段六句三仄韵，后段四句三仄韵，句式为三三七三三七/七七七七；毛熙震一，双调五十二字体，前后段各六句三仄韵，句式为三三七三三七/三三七三三七。按，《花间集》三体的沿革轨迹亦相当明显。从其句式和用韵情况看，皆本敦煌曲子词

体而变格，惟逐渐破其齐言之七言句式为“三三七”式。此或为花间词人已失去唐乐，或是他们有意所为，总之，此调体现出了花间词体性尚不确定的一面。

《生查子》。敦煌曲子词两首，见伯3821卷：双调四十字体，前后段各四句两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五五五五/五五五五^①。《花间集》七首：魏承班一首，全与之同；张泌一首，双调四十二字体，前后段各五句三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三三五五五/三三五五五；牛希济二首，双调四十一字体，前段各四句两仄韵，后段五句三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五五五五/三三五五五；孙光宪三首，其中两首全同牛体，另一首则双调四十二字体，前后段各四句两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五五五五/七五五五，显然俱为敦煌曲子词体的变格。孙氏二体尤其表明了花间词人在把握此调上的不确定性。

《临江仙》。敦煌曲子词三首：斯2607卷二，其一“不处嚣尘千万年”词残，不论；“岸阔临江帝宅赊”词，双调六十四字体，前段五句四平韵，后段六句三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七七四七/七六七四三五；周绍良本一首，除前段第二、四句各少一字、第五句少二字，从而形成七六七三五/七六七四三五句式外，余格律亦全同上。后二者本质上还是一体。《花间集》二十六首：张泌一、孙光宪二、鹿虔扈二^②、尹鹖二、毛熙震一（“幽闺欲曙闻莺啭”），皆双调五十八字体，前后段各五句三平

① “一树间生松”词后段第二句仄韵“起”字，属词韵第三部“纸”韵，此与词韵第十一部“迥”字通押，例外。

② 其“无赖晓莺惊梦断”词第二句“起来残酒初醒”的“醒”叶韵。

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六七四五/七六七四三；毛文锡一、牛希济七、阎选二、毛熙震另一（“南齐天子宠婵娟”）、李珣二，前段节多一韵，为四平韵，其余皆同张体；和凝二，除了前后段末句各少二字而句式作七六七四三/七六七四三外，其余格律亦全同张体；顾夙三首，其二词全同张体，另一词（“碧染长空池似镜”）前后段各添一字而破成七六七四三三/七六七四三三式，余皆同张体。显然，《花间集》诸体与敦煌曲子词是基本一致的。惟个别字句上略有调整，这些调整的方式，在敦煌曲子词里显然均有依据。

《虞美人》。敦煌曲子词一首，见于伯 3994 卷：双调五十八字体，前后段各五句四平韵，韵各不同，句式为七五七七三/七五七七三。《花间集》十四首：毛文锡一、孙光宪二、鹿虔扈一、阎选二、李珣一、顾夙四，除了前后段各两仄韵三平韵外，余皆全同敦煌曲子词体；顾夙另有两首，其一前后段各五平韵、转韵，另一则前段五平韵后段两仄韵三平韵，换韵，皆变格。顾氏三体代表了《花间集》此调的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用韵上的犹疑不定：一方面从众人用平仄相间体，另一方面当别有唐代音乐依据而全用平韵，甚至干脆前段从唐代固有之平韵体，后段从花间词人之平仄相间体。今据敦煌曲子词中的“美人”及相关意象，知其更为接近词题本事。故此体当以敦煌曲子词体为正，《花间集》诸体皆为变格者。

《赞普子》。敦煌曲子词一首，见斯 2607 卷：双调四十字体，前后段各四句两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五五五五/六七六五。本词言蕃将归顺大唐的感激之情，当为盛唐本事辞。《花间集》一首，毛文锡作，题作《赞浦子》，其内容关乎艳情，去本事已

远，体则全同敦煌曲子词，惟后段第二、三句各少一个字，此亦晚出者规范僵化之旁证。然既题作《赞浦子》，亦有变格之迹了。

《天仙子》。敦煌曲子词两首，见《云谣集》，组词，言盛唐歌妓女冠之事，文中又有“天仙别后信难通”句，故为本事词。双调六十八字体，前后段各六句五仄韵，句式为七七七三三七/七七七三三七。惟其一通押一韵，另一前后段换韵，又前段第四句“问”字与“董”部通押，例外。《花间集》九首，皆单调三十四字体，句式为七七七三三七，惟皇甫松二首五仄韵，一韵到底；韦庄五首，其一为两仄韵三平韵，余四首为五平韵；和凝二首同皇甫体，惟其中一首第四句不入韵，例外。从句式和用韵来看，《花间集》这种五仄韵体显系远承敦煌曲子词而来。韦庄二体则属变格。然敦煌曲子词为双调，而《花间集》却只有单调，此大约是因为唐乐渐失，而词体遂乱之故。

《定西番》。敦煌曲子词一首，见于伯 2641 卷：双调三十五字体，前后段各四句两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六三三三/六五六三。其词今考当为敦煌沙门文人道真乾祐二年（949）左右的作品，词意言调名本事。《花间集》六首：温庭筠二、牛峤一，为双调三十五字体，前段四句一仄韵，两平韵，后段四句两仄韵两平韵，凡五转韵，句式为六三三三/六五六三^①；孙光宪二、毛锡震一，全同敦煌曲子词体。按，此调为河西创调，今存敦煌曲子词所发生的时代与孙光宪等同时，而两者的格律完全一致。而在温、牛二人活动的时期，其调在西蜀显得有些迷乱，这也是

^① 温词其中一首惟后段第三句不入韵，实前体稍加变格。《词谱》别列一体，不必。

一个颇值深思的有趣现象。

以上七调反映了敦煌曲子词体较《花间集》词体更为成熟的历史事实，说明较为晚出的《花间集》，尚能部分地把握唐代词体，但是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迷乱的痕迹来。

(三)《花间集》更多的词调呈现出与敦煌曲子词格律不一致的情形，这种词体混乱的倾向至少可以以下面八种词调为例：

《浣溪沙》与《山花子》。《浣溪沙》，敦煌曲子词十九首：《云谣集》二、斯 2607 卷五、伯 3128 卷四、伯 3155 卷一、伯 3821 卷四、周绍良补本三，皆双调四十八字体，前段四句三平韵，后段四句两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七七三/七七七三^①。《花间集》五十一首：薛昭蕴八、张泌十、毛文锡一、欧阳炯三、顾夐八、孙光宪九、阎选一、毛锡震七、李珣四，双调四十二字体，前段三句三平韵，后段三句两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七七/七七七^②。

《山花子》。敦煌曲子词一首，见斯 5540 卷：双调四十八字体，前后段均四句三仄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七七三/七七七三。《花间集》二首，和凝作品，格律全同敦煌曲子词之《浣溪沙》体。

按，《教坊曲》中，本有《浣溪沙》和《山花子》两调，今敦煌曲子词中两调一用平韵，一用仄韵，很容易进行区分。惟至

① 按，诸词个别句子添字：斯 2607 卷“浪打轻船雨打篷”词末句“者”字、“结草城楼不忘恩”词末句“如若伤蛇”四字、周本“一只黄鹰薄天飞”末句“奉你两个”四字、“忽见山头水道烟”词末句“觅取”两字、“万里迟停不见家”末句“曲子催送”四字等，皆是。

② 薛昭蕴“红蓼渡头秋正雨”词，首句“雨”字仄声，不入韵，例外。

《花间集》，始误《浣溪沙》为《山花子》；又以七言六句体为《浣溪沙》，并将四十八字平韵体之《浣溪沙》，别名为《摊破浣溪沙》，遂令后世沿误。《词谱》^①以《花间集》七言六句体为正，又称所谓《摊破浣溪沙》名“《山花子》”或“《南唐浣溪沙》”，是愈错愈远了。又，《花间集》另有《浣沙溪》调，毛文锡词一首：双调四十八字体，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七七七三/七七七三，极类敦煌曲子词之《浣溪沙》体，惟下片多一韵。考《云谣集》“丽景红颜越众稀”词，其调名原抄作《浣沙溪》，然据其另一首词调及格律，可断为即《浣溪沙》。《浣沙溪》调本不见于《教坊记》，敦煌曲子词中亦仅见其调名而没有词。但今毛文锡既有《浣沙溪》调、词，必当有所依据。故此疑唐时原有其调，为毛氏所本；因其极类《浣溪沙》，而花间词人又已经将《浣溪沙》与《山花子》相混淆，这就使得后世更将其等同于《浣溪沙》了。

《望江南》与《梦江南》。敦煌曲子词调本无《梦江南》，《花间集》中本无《望江南》，但因为由来学者都将其作为同一个词调的不同称呼，并以之解读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故而需要特别辨析一下：

《望江南》。敦煌曲子词五首，互见于斯 5556、伯 2809、伯 3128、伯 3911 等卷，双调五十四字体，前段五句三平韵，后段五句两平韵，一韵到底，句式为三五七七五/三五七七五^②。

① 本文所引用之《词谱》，系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3 年 3 月影印清康熙五十四年内府刻本。

② “曹公德”词，“边”字此与“闻”韵通押，例外；“娘子面”词，前后段转韵，后段并多一韵；“敦煌郡”词，后段多一韵；皆微加变格而已。